

纸背

信任,是读者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只为钱,我不会和尸体作伴;只为钱,我不会选择这份职业。

有人说我天生是跑腿的命,谢谢你给我这么高的表扬,鞋板底下出新闻,说明我还是一个及格的记者。我们始终相信,读者会把新闻送给最信任的媒体,告诉最信任的记者。



记者一次采访中现场帮助受困市民推车。 本报记者 刘涛 摄

曾经被围困,曾经被威胁

现场,有我们的身影

本报记者 彭彦伟

4日,手机再次在凌晨响起,害怕,以为又有陌生的恐吓;兴奋,以为又有新闻线索。一年时间里总在这样的尴尬的矛盾中徘徊着。有过被骂,有过被围,有过被威胁,但有良心的支持,有读者的支撑,我,走的很踏实。踏着凌晨的月光,我将继续前行。

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,最害怕的就是看到手机屏幕的陌生号码,“以后走路小心点”,“我要灭了你全家”,为防止更多人上当受骗,在暗访办假证过程中,前后在一个月时间内多次接到陌生的恐吓。为了不让家人担心,半夜打电话咨询老记者,到底该怎么办。彻夜难眠,想想年迈的父母,这份工作到底值不值?

当清晨的钟声响起,揉揉一夜未眠的眼睛,背起书包又来到了下一个现场。有个村因为麦子被压索赔无门,身前是邪恶势力,身后是无数老百姓渴求的目光,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,如果选择退缩,我对不起身后的这片庄稼地。事后,当看到村民送来的锦旗,强忍着泪水,谢谢你们,不为荣誉,只为你们的那份认同。

信任,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有位大哥,因为家属遭遇医疗事故不幸身亡,为获得真实的线索,我和尸体整整呆了一个中午。夏天,伴着隐隐的恶臭,脑子里想的是该如何还给受害者一个公道。当饿了一天想回去写稿时,临走时家属却塞给我一摞钱,为钱,我不会和尸体作伴;为钱,我不会选择这份职业。我不是一个清高的人,但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对得起自己的职业,一个信任的眼光足矣。

有个村子,因为水源地有人搞养殖,弄的全村人水都没法喝,坐客车,倒三轮,当我

来到村子时,全村二百多老百姓在村头等着我。那一刻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,为了找到污染现场,跟着村民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。当事情解决后,他们打电话邀请我去喝茶,我的内心无比甘甜。

有人说我天生是跑腿的命,谢谢你给我这么高地表扬,鞋板底下出新闻,说明我还是一个及格的记者。凌晨2点,接到热线,在三庄发生车祸,穿着拖鞋,反穿着裤子打车来到了现场,天空还飘着雨,现场已经封锁,因为问的过多被司机一顿辱骂。不为别的,只为读者的那份信任。我始终相信,读者会把新闻送给最信任的媒体,告诉最信任的记者。事情越危险,说明读者越信任你。

总感觉自己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,采访中有也许会欺骗到某些人。接到线索,在一个乡镇上有在职老师办辅导班,意味着有些学生迫于压力会被动的选择辅导。当所有的采访都结束,拍完最后一张照片,准备坐车回单位时,有四个年轻人骑摩托车把我拦住,问我为什么拍照片,胡扯了一阵后,他们又骑车把我送到了车站。心中总有些许的内疚,但有众多学生家长的支持还是感觉值了,不管我是几面体,最阳光的一面总在读者那里。

曾经因为害怕而不敢给人开门,有人举报,说有些小作坊私自进行消毒餐具的清洗工作,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。连续一周时间以饭店老板、打工者等各种身份走到小作坊里边。报道出来,相关部门去查处后,小作坊老板找到了我们报社,一进门就认出我来,他希望我们不要再报道了。就在那晚,平时极少有人来玩的宿舍突然响起了敲门声,敲了接近一分钟,还是正在洗澡的朋友擦干水出

来开的门,原来只是一楼的哥们让我们晚上下班后小一点声。

一年时间里经历了太多太多,压力与责任并存,兴奋与焦躁共行。想想身后读者默许的目光,想想那些事情过后村民喜悦的心情,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,为的这份职业,为的这个媒体,为的自己的工作。当自己的笔还能发出声音时,当自己的鞋还没磨破时,我依旧会在路上。用心办事,用笔写实,现场,永远有我们的身影。



2011年7月26日,日照市又是一个高温天。据了解,虽然当日预报最高气温30℃,但是一些户外岗位上的气温远远不止如此。无数的劳动者依然挥洒着汗水坚守在各自工作岗位上,他们也是我们关注的人。

本报记者 刘涛 摄



2011年6月15日,在日照市东港区汪家官庄干涸的水库里,挖掘机正在掘水。

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



◀ 2011年8月5日,记者暗访市区一家消毒餐具作坊所发出的稿件。



◀ 2011年9月20日,记者凌晨一点多采访一硫磺车被撞起火后发出的稿件。



◀ 2011年3月11日,记者对日照千年古树的调查的通版报道。